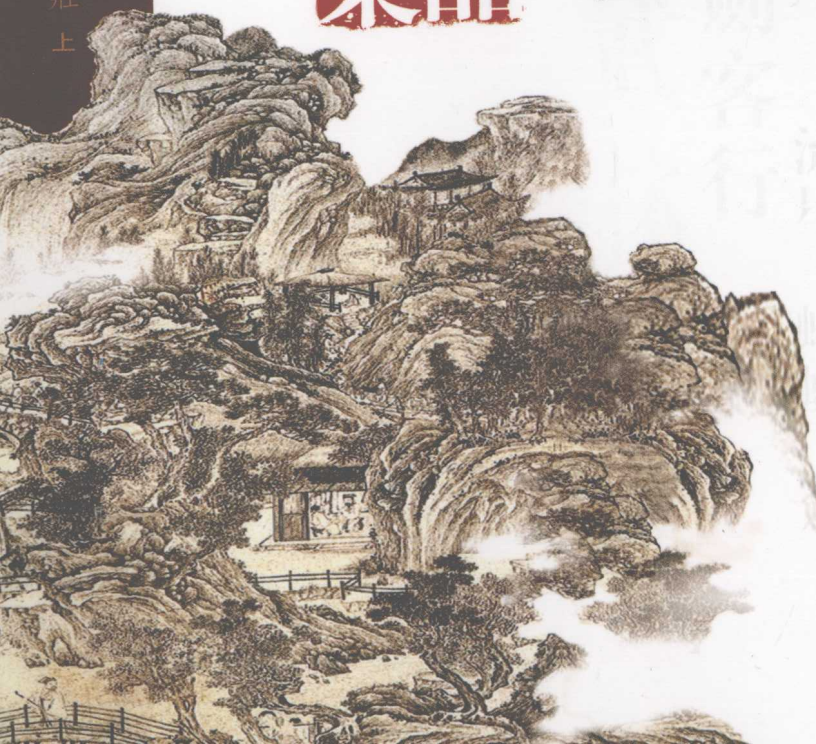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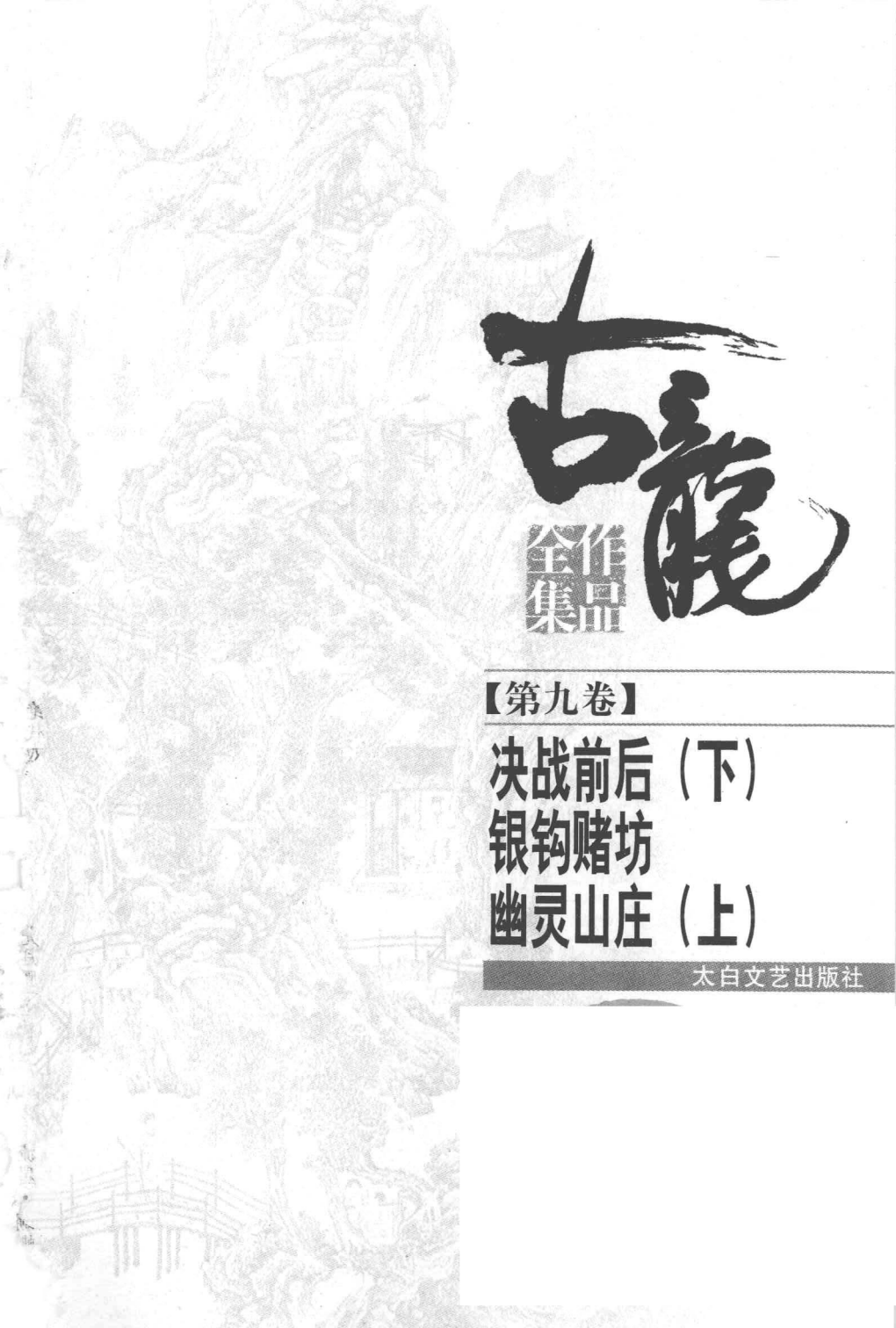
古龍

作品集

陸小鳳（傳奇系列）

決戰前後 下 銀鉤賭坊 幽靈山莊 上





古龍

作品集

【第九卷】

决战前后（下）
银钩赌坊
幽灵山庄（上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劍毒梅香

名劍風流

圓月彎刀

古龍兄為人慷慨豪爽

自如，變化多端，又如其人，且後多

奇氣，惜英年早逝，余與古兄吾

年交好，且喜讀其書，今既不見其

人，又去新作，可嘆，深目擊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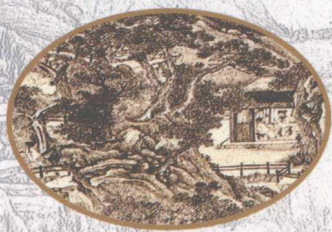
金庸



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

古龍





古龍

為現代武

俠小說“別開生面”的重量級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筆和意境，將武俠文學推上一個新的高峰。古龍的作品永不褪流行，以獨闢蹊徑的文學，寫石破天驚的故事。他與金庸、梁羽生被公認當代武俠作家三巨擘。

第六回 第一根线

能一觉睡上二十多个时辰的，只有两种人——有福气的人，有病的人。陆小凤既没有病，也没有这么好的福气。欧阳情却已昏睡了一天一夜。看到她的脸，陆小凤更没法子去睡了。

十三姨也显得很忧虑，轻轻道：“从昨天到现在，她只醒过来一次，只说了一句话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一句什么话？”

十三姨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她问我，你有没有吃她做的酥油泡螺？还要我问你，好不好吃？”

陆小凤的心在收缩。看见那盘酥油泡螺还摆在桌上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是个不知好歹的混蛋。

“一定好吃的。”他也勉强作出笑脸：“我一定要把它全吃光。”

十三姨道：“这种东西冷了就不酥了，我再去替你炸一炸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必，这是她亲手炸的，我就这么样吃！”

十三姨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总算还有点良心。”

陆小凤坐下来，一口就吃了两个，忽又问道：“李燕北呢？”

十三姨道：“走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十三姨笑得更勉强：“他的家又不止这一个。”

陆小凤只有用一个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。他忽然发现在十三姨脸上高贵的脂粉下，也不知藏着多少泪痕？多少悲哀？

一个女人，在一个月里，若有二十九个晚上都要独自度过，这种寂寞实在很难忍受。

可是她忍受了下来，因为她不能不忍受。这就是她的命运，大多数女人都有接受自己命运的韧力和天性。在这方面，她们的确比男人强得多。他了解十三姨这种女人，却不了解欧阳情。

“有句话我本不该问的。”陆小凤迟疑着道：“可是我又不能不问！”

“你可以问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是欧阳情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秘

密,何况……”

十三姨替他说了下去:“何况我们是女人,女人之间更没有秘密。”

陆小凤又勉强笑了笑,道:“所以她的私事,你很可能知道的不少!”

十三姨道:“你究竟想问什么?”

陆小凤终于鼓足勇气,道:“我听公孙大娘说,她还是个处女,她究竟是不是?”

十三姨想也不想,立刻道:“她是的。”

陆小凤道:“她做的是那种事,怎么会还是个处女?”

十三姨冷笑道:“做那种事的,也有好女人,她不但是个好女人,而且还是很特殊的一个!”

陆小凤只有又用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。现在他当然已看出,十三姨以前一定也是做这种事的。所以她们才是好朋友。

一碟酥油泡螺,已经被陆小凤吃光了,只要留下一个,他好像就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

十三姨看着他吃完,忽然问道:“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关心?她是不是处女,难道跟别人也有什么关系?”

陆小凤点了点头,迟疑着道:“四五个月以前,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老实和尚,他说他头一天晚上是跟欧阳……”这句话他却没说完。他忽然倒了下去,人事不知。

十三姨居然就这么样冷冷的看着他倒下去,脸上居然露出一丝恶毒的微笑。

陆小凤实在还不了解女人,更不了解十三姨这种女人。他只不过自己觉得自己很了解而已。

一个男人若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,无论他是谁,都一定会倒楣的,就连陆小凤也一样。

奇怪的是,有些人好像天生就幸运,就算倒楣也倒不了多久。陆小凤显然就是这个人。他居然没有死。醒来的时候,就发现自己非但四肢俱全,五官无恙,而且还躺在一张很舒服、很干净的床上。

屋子也很干净，充满了菊花和桂子的香气。桌上已燃起了灯，窗外月光如水。

有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前，面对着窗外的秋月，一身白衣如雪。

“西门吹雪！”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西门吹雪，怎么会忽然在这里出现？

陆小凤跳了起来。他居然还能跳起来，只不过两条腿还有点软软的，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。

“好小子，你是从哪里窜出来的？”陆小凤赤着脚站在地上大叫：“这些天来，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？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一个人对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不该这么样说话的！”

“救命恩人？”陆小凤又在叫：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？”

“若不是我，你的人只怕也跟李燕北一样，被烧成了灰！”

陆小凤失声道：“李燕北已死了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他的运气不如你，你好像天生就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。”

他终于回过头，凝视着陆小凤。他的脸色还是苍白而冷漠的，声音也还是那么冷，可是，他的眼睛里，却已有了种温暖之意，一种只有在久别重逢的朋友眼睛里，才能找到的温暖。

陆小凤也在凝视着他：“最近你的运气看来也不坏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运气真正坏的，好像只有李燕北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西门吹雪点点头，道：“但我却不知道你是从几时开始，会信任那种女人的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哪种女人？”他又躺了下去，因为他忽然又觉得胃里很不舒服：“像欧阳情那种女人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不是欧阳情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是她是十三姨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酥油泡螺虽然是欧阳情做的，但下毒的却是十三姨！”

他看着陆小凤，目中仿佛露出笑意：“这消息是不是可以让你觉得舒服些？”

陆小凤的确已觉得舒服了很多，但他却又不禁觉得奇怪：“你是从



几时开始了解男女间这种感情的？”

西门吹雪没有回答这句话，却又转过身，去看窗外的月色。

月色温柔如水，现在已是九月十四日的晚上了。

陆小凤沉思着，道：“我一定已睡了很久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十三姨是个对迷药很内行的女人，她在那酥油泡螺里下的药并不重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她知道下的若重了，我就会发觉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她也知道你一定会将那碟酥油泡螺全吃下去。”

陆小凤苦笑。对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十三姨了解得当然更多。

“可是你怎会知道这些事的？”陆小凤问道：“怎么会恰巧去救了我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倒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在窗外看着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就看着我倒下去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并不知道你会倒下去，也不知道那些酥油泡螺里有毒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本就是去找我的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但我却不想让别人看见我，我本想等十三姨走了之后，再进去的，谁知你一倒下去，她就拔出了刀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李燕北也是死在那柄刀下的？”

西门吹雪点点头。

陆小凤道：“你问过她？她说了实话？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在我面前，很少有人敢不说实话。”

无论谁都知道，西门吹雪若说要杀人时绝不会是假话。他的手刚握住剑柄，十三姨就说了实话。

陆小凤叹息着，苦笑道：“我实在看不出她那样的女人，居然真的能下得了毒手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，她是为什么要下毒手的？”

陆小凤叹道：“我知道她是为了什么，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李燕北的女人，并不止她一个，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，这种日子她过不下去，却又没法子逃避，所以只有杀了李燕北。”他苦笑着又道：“她怕我追究李燕北的下落，所以才会对我下毒手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忘了一件事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一张一百九十五万两的银票。”他冷笑着，又道：“若没有这张银票，她也不会下毒手，她也不敢！”

可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，身上若是有了一百九十五万两银子，天下就没有什么地方是她不能去的，也没有什么事是她不敢做的了。

“她杀了你后，本就准备带着那张银票走的，她甚至连包袱都已打好。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一个人有了一百九十五万两银子后，当然也不必带很大的包袱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问我，她的下落如何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还要问？”遇见了这种人，西门吹雪的剑下是从来也没有活口的。

“你想错了。”西门吹雪淡淡道：“我并没有杀她。”

陆小凤吃惊的抬起头：“你没有杀她？为什么？”

西门吹雪没有回答，也不必回答。

陆小凤自己也已知道了答案：“你这个人好像变了……而且变得不少！”他凝视着西门吹雪，目中带着笑意：“你是怎么会变的？要改变你这个人并不容易。”

“你却沒有变。”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该问的话你不问，却偏偏要问不该问的！”

陆小凤笑了，他不能不承认：“我的确有些事要问你。”

“你最好一件件的问。”

“欧阳情呢？”

“就在这里，而且有人陪着。”

“是孙姑娘？”

“不是。”西门吹雪眼睛里又露出那种温暖愉快的表情：“是西门夫人。”

陆小凤喜动颜色：“恭喜，恭喜，恭喜……”他接连说了七八遍恭喜，他实在替西门吹雪高兴，也替孙秀青高兴。朋友们的幸福，永远就像是自己的幸福一样。——陆小凤实在是个可爱的人。

西门吹雪也不禁笑了。他很少笑，可是他笑的时候，就像是春风吹过大地。

“你想不到我会成家？”



“我实在想不到。”陆小凤还在笑：“就连做梦也想不到。”但是他已想到，这一定就是西门吹雪为什么会改变的原因。

西门吹雪微笑道：“你呢？你准备什么时候成家？”

陆小凤的笑容立刻笼上了一阵阴影——是薛冰的影子，也是欧阳情的影子。

他立刻改变话题：“你怎么会到那里去找我的？”

“我知道你是李燕北的朋友，也知道他手下有几个亲信的人！”

“他们在你面前也不敢说谎？”

“绝不敢！”

“也不敢泄漏你的行踪？”

“是我去找他们的。”西门吹雪道：“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。”

这正是陆小凤最想问的一件事：“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出去看看？”

穿过精雅的花园，前面竟是间糕饼店，四开间的门面，门上雕着极精致的花纹，金字招牌上写着三个斗大的字：“合芳斋”。陆小凤看了两眼就回来，回来后还在笑。

“这是家字号很老的糕饼店，用的人却全是我以前的老家人。”西门吹雪面有得色：“你有没有想到我会做糕饼店的老板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没有看过江湖中人卖糕饼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西门吹雪微笑道：“所以你们就算找遍九城，也找不到我的！”

陆小凤承认：“就算打破我的头，我也找不到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已知道我为何要这么样做？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但要喝你的喜酒，还要等着吃你的红蛋！”

西门吹雪的笑容中却也有了阴影，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道：“我去找你，只因为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做。”他为什么要改变话题？难道他不敢想得太远？难道他生怕自己等不到吃红蛋的那一天？

陆小凤道：“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事，都只管说，我欠你的情。”

“我要你明天陪我到紫禁城去。”西门吹雪的双手都已握紧：“我若不幸败了，我要你把我的尸体带回来。”

陆小凤笑得已很勉强，道：“纵然败了，也并不一定非死不可的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战败了，只有死！”他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冷酷而骄傲。

他可以接受死亡，却不能接受失败！陆小凤迟疑着，他本不愿在西门吹雪面前说出叶孤城的秘密，叶孤城也是他的朋友。可是他纵然不说，这事实也不会改变，西门吹雪迟早总会知道。

“你绝不会败！”他终于说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叶孤城的伤势很不轻。”

西门吹雪动容道：“但是我听说他昨天还在春华楼重创了唐天容。”

陆小凤叹道：“唐天容不是西门吹雪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他受伤是真的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的。”

西门吹雪脸色变了。听到自己惟一的对手已受重伤，若是换了别人，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一定会很开心。但西门吹雪不是别人！

他脸色非但变了，而且变得很惨：“若不是因为我，八月十五我们就已应该交过手，我说不定就已死在他剑下，可是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他已非死不可？”

西门吹雪点了点头。

陆小凤道：“你不能不杀他？”

西门吹雪黯然道：“我不杀他，他也非死不可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可是……”

西门吹雪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你也许还不了解我们这种人，我们可以死，却不能败！”

陆小凤终于忍不住长长叹息。他并不是不了解他们，他早已知道他们本是同一种人。

一种你也许会不喜欢，却不能不佩服的人！

一种已接近“神”的人。

无论是剑法，是棋琴，还是别的艺术，真正能达到绝顶巅峰的，一定是他们这种人。因为艺术这种事，本就是要一个人献出他自己全部生命的。

“可是你现在已变了！”陆小凤道：“我本来总认为你不是人，是一种半疯半痴的神，可是你现在却已有了人性。”



“也许我的确变了，所以叶孤城若没有受伤，我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”西门吹雪表情更沉重：“可是现在他却已没有胜我的机会，这实在很不公平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那么你想……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想去找他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找到他又怎么样？”

西门吹雪冷笑道：“难道你认为我只会杀人？”

陆小凤眼睛亮了，他忽然想起西门吹雪也曾被唐门的毒药暗器所伤。但西门吹雪到现在还活着。

“我带你去。”陆小凤又跳了起来，道：“这世上若有一个能治好叶孤城的伤，这个人一定就是你！”

荒郊，冷月。月已圆。冷清清的月光，照着阴森森的院子，禅房里已燃起了灯。

“白云城主会住在这种地方？”

“他也跟你一样，不愿别人找到他！”

“你是怎么找到的？”

“这里的和尚俗家姓胜，叫胜通。”

“是他带你来的？”

“我也做过好事，也救过人的。”陆小凤微笑道：“你救了一个人后，永远也想不到他会在什么时候报答你。”这虽然并不是救人的最大乐趣，至少也是乐趣之一。

“叶兄，是我。”他开始敲门：“陆小凤。”

没有回应。叶孤城纵然睡了，也绝不会睡得这么沉的——难道屋里已没有人？

陆小凤皱起了眉，西门吹雪已破门而入。

屋子里有人，死人！一个被活活勒死的人！

死的并不是叶孤城。

“这人就是胜通。”

“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他的恩人想必不止我一个。”陆小凤苦笑道：“他带了别人来，叶孤城却已走了，那人以为是他走漏了风声，就杀了他泄愤！”这解释不但合理，而且已几乎可以算是惟一的解释。

陆小凤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已经是我看见的，第二个被勒死的人了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第一个是谁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公孙大娘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他们是死在同一个人的手里的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很可能。”勒死胜通的，虽不是红绸带，可是用的手法却很相像。

西门吹雪道：“公孙大娘又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应该有的，但我却还没有想出来，我还没有找到那根线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什么线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一根能将这些事串起来的线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知道的有些什么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叶孤城负伤，只因为有人暗算了他，否则唐天仪根本无法出手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是谁暗算了他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个会吹竹弄蛇的人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欧阳情中的毒，也是蛇毒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这人不但伤了叶孤城和欧阳情，害死了孙老爷，勒死胜通和公孙大娘的也是他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能确定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道：“因为我已确定勒死公孙大娘的，就是这个吹竹弄蛇的人，他本想转移我的目标，嫁祸给公孙大娘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说的这五个人之间，好像完全没有关系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所以我才想不通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毒手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有没有找到可疑的人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可疑的人只有一个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谁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老实和尚！”



老实和尚居然会暗算别人?这种事有谁会相信?

陆小凤道:“我也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,可是他的确最可疑!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你几时开始怀疑他的?”

陆小凤道:“从一句话开始的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一句什么话?”

陆小凤道:“欧阳情是处女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欧阳情是不是处女,跟老实和尚有什么关系?”

陆小凤道:“有。”

西门吹雪不懂,这其间的关系,本就没有人会懂的。

陆小凤道:“我为了丹凤公主那件事,去找孙老爷,那天孙老爷恰巧在欧阳情的妓院里,我在路上又恰巧遇见了老实和尚。”

西门吹雪还是听不出头绪。

陆小凤道:“我就问他,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他说什么?”

陆小凤道:“他说他是从欧阳情的床上来的!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但欧阳情却是处女。”

陆小凤道:“由此可见,老实和尚说的也并不完全是老实话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这并不证明他杀了人!”

陆小凤道:“每个人说谎都有理由,他说谎是为了什么?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你认为那天晚上,他一定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,你问起他时,他只有随口编了个谎话来推托。”

陆小凤道:“那时他当然想不到我会认得欧阳情!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他为什么不说别人,偏偏要说欧阳情?”

陆小凤道:“因为欧阳情本是他一路的人!”

西门吹雪又不懂了。

陆小凤道:“我破了青衣楼之后,才发现江湖中还有个叫“红鞋子”的秘密组织,而且,青衣楼好像还要受她们的控制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控制她们的,也是个秘密组织?”

陆小凤点点头,道:“青衣楼全是男人,红鞋子全是女人;这个秘密组织中,却很可能全都是出家人,很可能就叫做白袜子!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你认为这个组织的首脑就是老实和尚?”

陆小凤又点点头,道:“我一向很少看见他,可是我在破青衣楼时,他却忽然出现了,我去找红鞋子,他又出现了,世上绝没有这么巧的

事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但是他并没有阻止你去破青衣楼，也没有阻止你去找红鞋子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他知道那时我已有了把握，他就算阻止，也阻止不了的。”

西门吹雪也承认，无论谁要阻止陆小凤的行动，都很不容易。

陆小凤冷笑着，又道：“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袜子，他说他穿的是肉袜子，我说肉袜子也是白的，他说他的肉不白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他的肉本就不白！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白袜子上若是沾了泥，还是不是白袜子？”

“是。”西门吹雪也只有承认：“所以你认为他杀了公孙大娘和欧阳情，就是为了灭口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我不但已认得她们，而且成为她们的朋友，他生怕她们会泄漏了他的秘密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那天晚上，孙老爷也在欧阳情的妓院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而且孙老爷知道的事太多。”

——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太多，长寿的希望就太少了。

西门吹雪沉思着，道：“不管怎样，这也只不过是你的推测而已，你并没有证据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的推测一向很少错的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所以你已经找出一条线，将孙老爷、欧阳情、公孙大娘这三个人的死串起来了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错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那么叶孤城呢？老实和尚为什么要暗算叶孤城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他想乘此机会，将他的势力扩展到京城。”西门吹雪又不懂了。

陆小凤道：“他知道李燕北和杜桐轩都在你们身上下了很重的赌注，因为这两人也想乘此机会，把对方的地盘夺过来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李燕北赌的是我胜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所以他就设法把李燕北的赌注买下了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用那张银票买的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道：“出面的也是个出家人，叫顾青枫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现在他认为叶孤城已必败无疑，杜桐轩也已有输无



赢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所以他一下子就已将京城的两大力全都消灭了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西门吹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么复杂巧妙的计划，世上只怕也只有你们两个人想得出来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这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他！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但这些推测却全都是你想出来的，你岂非比他更高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认为我的推测并不完全对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并没有这样说。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但你却一定是在这么想，我看得出。”他忽然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而且我自己也在这么想的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自己也觉得这些推测并不完全合理？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所以我才会说，我还没有找出那条线来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现在你岂非已经找出一条线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这条线还不够好。”

他们当然不是站在那禅房中说话的。没有人愿意在一间破旧阴森，还有个死人的屋子里停留这么久。郊外的冷风，却能使人的头脑清楚，思想敏锐。他们在九月的星空下，沿着一条小径慢慢地往前走，秋风吹动着路旁的黄草，大地凄凉而寂静。他们已走了很远。

“这条线还不能把所有的事完全串起来。”陆小凤又道：“还有个人也死得很奇怪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张英风。”

西门吹雪知道这个人。“三英四秀”本是同门，严人英的师兄，也就是孙秀青的师兄。孙秀青现在已经是西门夫人，张英风的事，西门吹雪不能不关心。

“他已死了？”

“昨天死的。”陆小凤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死得很奇怪。”

“是谁杀了他？”

“本来应该是你。”

“应该是我？”西门吹雪皱了皱眉：“我应该杀他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道：“因为他这次到京城来，为的本来是想找你报

仇！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所以我有理由杀他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致命的伤口是在咽喉上，只有一点血迹。”

西门吹雪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只有一种极锋利、极可怕、极快的剑，才能造成这种伤势，而且一剑致命，除了西门吹雪外，谁有这么快的剑？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可惜我现在已知道杀他的人并不是你！”

“现在你已知道是谁？”

“有两个人的嫌疑最大。”陆小凤道：“一个太监，一个麻子。”

“能死在这两个人手里，倒也很难得。”西门吹雪并不是没有幽默感的人。

“只可惜张英风也不是死在他们手里的。”陆小凤又在苦笑：“第一，我还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杀张英风，第二，他们根本不是张英风的手。”

“所以你认为应该是凶手的，却不是凶手！”

“所以我头疼。”

“凶手究竟是谁？”

“我现在也想找出来。”陆小凤道：“我总认为张英风的死，跟这件事也有关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太监也可以算是出家人，他们穿的也是白袜子。”

西门吹雪沉吟着，忽然问道：“为张英风收尸的是严人英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错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严人英在哪里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想找他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想看看张英风咽喉上那致命的伤口，我也许能看出那是谁的剑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已经看过了，看得很仔细。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错，眼力也很不错，可是对于剑，你知道的并不比一个老太婆多很多。”

陆小凤只有苦笑。他不能争辩，没有人能在西门吹雪面前争辩有关剑的问题。

“你一定要去，我就带你去。”他苦笑着道：“只不过你最好小心

